

黑龙江站话语音词汇 特征及流变研究

杨松柠◎著

HEILONGJIANG

ZHANHUA YUYIN CIHUI

TEZHENG JI LIUBIAN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后文库

黑龙江站话语音词汇 特征及流变研究

杨松柠◎著

HEILONGJIANG

ZHANHUA YUYIN CIHUI

TEZHENG JI LIUBIAN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龙江站话语音词汇特征及流变研究 / 杨松柠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161-5632-2

I: ①黑… II: ①杨… III: ①北方方言-方言研究-黑龙江省
IV: ①H17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177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王晓辉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24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中国的语言资源非常丰富。就汉语来说,方言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恐怕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从理论上说,方言的差异是语言发展不平衡造成的,也就是历时变化在共时平面上的反映,因此方言研究总是和语言历史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方言间的共时差异,甚至一种方言内部的差异,实际也就是一种语言发展的历史层次。过去的方言研究总是着眼于大的差异,明显的差异,因此研究的重点是放在与北方官话方言差别最大最明显的南方方言上。随着汉语研究的发展,我们逐渐发现即使是官话内部相对较小的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很多原以为研究价值不大的现象经过挖掘也是纷纭复杂、蔚为大观的,而且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正因为官话方言和普通话、北京话的差异小,其变异从历史角度说往往是近古或近代形成的,这对于解释普通话、北京话的形成和发展,印证一些现象和规律,就更有说服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国北方官话方言的研究近些年发展迅速,成果可观,这也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现代汉语和汉语史的研究。现在杨松柠同志的站话研究的刊印,又为北方官话研究奉献了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各种语言都处于快速整合的过程中,方言的削弱甚至消亡是不可避免的大势所趋。在这种形势下,方言研究有着抢救保存文化遗产的重大意义,而那些使用人口稀少且濒临灭绝的方言研究就更是迫不及待的任务。黑龙江的站话就属于这种濒临方言的一种。杨松柠任教的大庆市处于站话最集中的区域,正是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她承担了关于站话的省科研项目,并且把站话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我作为导师真替她捏一把汗,没想到她竟然在攻博期间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历经千辛万苦进行田野调查并完成了论文的写作,并且取得了具有创新性的成果,为家乡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为汉语方言学的研究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概括地说,杨松柠的著作有以下特点:

1. 对站话分布点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弥补了过去对黑龙江站话调查研究仅局限在个别站点的不足,扩大了站话调查的范围。本书深入调查了肇源县新站村、肇源县古龙村、杜尔伯特自治县太和村、齐齐哈尔昂昂溪区

头站村、富裕县宁年村、讷河市拉哈镇、嫩江县塔溪村八个站话方言代表点,这样就可以全面地了解站话方言的整体面貌,从而对站话方言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的认识。

2. 站话最早是清初驿站站丁及家属带入黑龙江的,由于实行军籍管理的驿站相对封闭而形成“方言列岛”,延续了二百多年传承遗留至今。这些站丁大多属于吴三桂旧部,在三藩之乱被平定后从云贵“免死发遣”到黑龙江驿站,以往的研究多考察站话与云贵方言的联系,并没有找到站话的真正源头。本书则通过历史和语言的考察,认定站话的最初来源是明末辽东话,有了这一“正本清源”,站话的面貌就更清楚了,而且根据清代汉语和北方方言的资料可以理出历史层次和发展脉络。

3. 站话作为黑龙江地区早期的汉语方言,对外来移民势必会有感染同化作用,对黑龙江方言的形成有重大影响。黑龙江方言之所以比起其他官话来,更接近北京官话,站话所奠定的基础和影响不可小觑。本书在通过站话与周边方言的细致比较中发现,即便是黑龙江的东西两个区域,西区也因站话的存在而更接近北京官话。这些认识将为黑龙江方言、东北方言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研究视角,也有助于丰富对汉语方言接触的认识。

4. 站话作为濒危汉语方言中的个案,对于它的调查研究,可以为汉语濒危方言的研究提供范例。在语言调查中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以获得更多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如何从调查材料中分析、剥离出濒危语言的真正特点,怎样分清方言现实和历史层次,都需要理论的指导,本书的站话研究始终探索回答这些问题。站话作为观察濒危方言特点和流变的一个窗口,对濒危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对制定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历来的方言研究都比较重视语音,多从语音的相似度来判定方言之间的亲疏程度,近些年来由于方言词汇研究和语法研究的开展,有些问题也值得我们重新思考。语言学理论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语言的基础是基本词汇和语法,这其实也应适用于方言研究,本书在调查站话词汇工作中确实下了功夫,发掘出很多过去没有发现的站话或东北方言词汇,有的则从历史文献中找到了例证,这是很值得赞扬的。这部分内容也很有意思,引人入胜,特别是站话或者东北话中丰富的四字俗语,非常生动形象,惟妙惟肖,常令人拍案叫绝、忍俊不禁。本书的不足是语法部分的缺失,希望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补充完善。

杨松柠是我的博士生,现在她的书稿即将出版我非常高兴,黑龙江方言研究又出力作,后继有人。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以研究为己任,终身不悔,决不能因为自己条件有限而降低学术标准,放弃那份执着。松柠总

是以年龄大、愚钝作为谦辞，我借鼓励她的机会也自勉，只要脚踏实地地多做一些实际研究工作，水平和能力也就会越来越高，也许还会做出自己原来想都不敢想的成绩来。是为序。

周一民

2014年国庆节前夕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黑龙江站话说略	1
第二节 黑龙江站话研究综述	2
一 黑龙江站话研究概况	2
二 目前站话研究中几个相关问题的讨论	5
三 站话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1
第三节 研究目的、意义及方法	13
一 研究目的	13
二 研究意义	13
三 研究方法	14
第四节 站话代表点及发音人的选取原则	14
一 代表点的选取	14
二 发音合作人的选取	15
第二章 黑龙江站话的形成、发展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16
第一节 黑龙江站话的形成	16
一 清代抗击沙俄与相关驿站的建立	16
二 平定“三藩之乱”与站人的来源	18
第二节 黑龙江站话的发展	21
一 站话的兴盛	21
二 站话的衰颓	24
第三节 站话相关问题的讨论	26
一 对站话来源方言的认定	26
二 对站话分布区域的认定	28
三 对站话方言归属的意见	32
第三章 黑龙江站话代表点音系及内部比较	34
第一节 站话代表点音系	34
一 肇源县新站镇新站村站话音系	34

二	肇源县古龙镇古龙村站话音系	36
三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巴彦查干乡太和村站话音系	38
四	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榆树屯镇头站村站话音系	40
五	富裕县友谊乡宁年村站话音系	41
六	讷河市拉哈镇站话音系	43
七	嫩江县塔溪乡塔溪村站话音系	45
八	黑河市爱辉区二站乡二站村站话音系	46
第二节	站话内部各点语音的异同	48
一	共同特点	48
二	内部差异	49
第四章	站话的语音特点及流变分析	51
第一节	声母	51
一	古知庄章组声母的读音	51
二	古影疑母开口一二等字的读音	58
三	古日母的读音	62
四	个别字的声母读音	65
第二节	韵母	69
一	蟹止摄来母字韵母的读音	69
二	遇臻通摄合三来母字韵母的读音	73
第三节	声调与合音现象	74
一	阴平的读音	74
二	站话中的合音现象	79
第五章	黑龙江站话的词汇特点及各点词汇比较	81
第一节	黑龙江站话的词汇特点	81
一	源自少数民族语言以及俄语中的借词较为丰富	81
二	许多明清白话词语仍在站话中使用	82
三	四字格词语数量丰富	82
四	“子”缀词语数量丰富	83
五	许多词语反映站人的特殊生活习惯、思维观念	84
六	许多词语具有鲜明的色彩意义	85
七	一些亲属称谓词有特殊的说法	85
第二节	站话各代表点词汇分类对照表	86
一	天文	87
二	地理	89

三 时令、时间	91
四 植物	97
五 动物	99
六 房屋、器具	103
七 亲属、称谓	106
八 身体	108
九 疾病、医疗	110
十 动作	112
十一 形容词	116
十二 副词、代词	118
第六章 黑龙江站话词汇的构成及流变考察	121
第一节 黑龙江站话词汇中几种类型的考察与分析	121
一 站话词汇中的明清白话词语	121
二 站话词汇中的外来词	136
三 站话词汇中的四字格俗语	144
四 站话词汇中的“子”缀词语	151
五 站话词汇中的几个特殊词语	157
第二节 黑龙江站话词汇的对比考察	166
一 站话词汇的共时对比考察	166
二 站话词汇的历时对比考察	168
第七章 余论	181
第一节 站话对黑龙江方言及其格局形成的作用	181
一 站话形成时期的黑龙江地区语言状况	181
二 站话是黑龙江方言的基础方言之一	182
三 站话特征直接影响了黑龙江西部方言区特征的形成	187
第二节 对站话濒危现象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188
一 今后站话濒危现象研究的目标和任务	188
二 站话濒危现象研究中方言群体的主导地位	191
参考文献	194
后记	199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黑龙江站话说略

“站”即“驿站”，“站话”即驻守驿站的人所说的话。邮驿制度在我国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但“驿”和“站”实际上是性质不同的两种机构。《清会典》中明确说明，为邮所设称驿，为兵所设称站。“站”来自于蒙古语“站赤”，是元代以后在边境地区设置的驿传机构，清代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它不但负责传递边情军报，还负责接运往来的公差官兵及武器辎重和粮草等。但是，并非所有当差于边疆台站的站丁所说的话都被称为“站话”。“站话”作为一种汉语方言名称，具有“特指性”，它专指从清代康熙年间开始，驻守黑龙江将军^①辖区内的茂兴苏苏站（今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茂兴镇）至黑龙江城（今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西岗子镇坤站村）间各驿站的站丁及其后裔所说的汉语方言。这些站丁来源于清代“三藩”之一的吴三桂叛军旧部，在“三藩之乱”被平定之后，由云贵“免死发遣”到黑龙江地区永戍边台驿站。黑龙江地区自古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汉族人口大量进入是在清末民初之后。因此，这些站丁是较早成批进入到黑龙江地区的汉人。他们与当地土著以及后入汉族移民具有不同的民系特征，因特殊的来源和发展环境，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言——站话。站丁及其眷属被称作“站人”或“站上人”，站人将编入民籍的后入汉族移民称作“民人”或“荒上人”，这一称呼一直延续至今。

站话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兴盛时期。由于清政府对站人实行严格的军籍管理，使得站人的交际对象单一，站话得以长期保持其特征并逐步发展。在黑龙江地区西部由南至北的绵长驿路上，二十个驿站中的站人们所说的站话形成一条带状的方言岛持续了二百多年。直到1908年驿站全面裁撤，站人改籍为民走出驿站，与周围民人开始接触、融合，站话特征也开始逐

① 黑龙江将军，全称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设立，是清代黑龙江地区最高官员。除管理军政、旗务以外，还兼管地方民政、民刑等事宜。黑龙江将军辖区是黑龙江省的设立源头。

渐衰弱。时至今日,站人虽然对自己的身份非常明确,但是站话的使用却退缩于小部分区域和人群之中,大多数站人所持方言都是和周边人一样的民人话——黑龙江方言。随着站话分布区域、使用人口的萎缩,原来的带状方言岛已被分割为零星的“斑点状”方言岛了。站话逐步走向衰颓。

站话是于特殊历史时期和特殊的环境下,在一群特殊人群中发展起来的汉语方言,本身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学、人口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宝贵的资源,可以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语言学的支持材料。同时,站话作为黑龙江地区早期的汉语方言,不仅在黑龙江地区方言格局的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也可以为我们观察早期东北方言提供一扇窗口。因此,对于站话的深入研究也将为黑龙江方言、东北方言,甚至整个官话方言的研究提供补充材料。

第二节 黑龙江站话研究综述

一 黑龙江站话研究概况

在汉语方言研究中,对于东北方言,甚至整个官话地区的方言的研究,与东南方言相比都是相对薄弱的。站话作为黑龙江地区的一个方言岛,被研究者关注只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站话的论文至今不过十篇,著作一部,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贺巍、郭正彦、游汝杰、郭风岚和陈立中等几位学者的相关论文及著作。以下将从研究者及研究内容角度来概述站话的研究情况。

1. 对黑龙江站话的研究,始于东北官话及黑龙江方言分区研究。1986年第三期《方言》上同时登载了贺巍的《东北官话分区(稿)》和郭正彦的《黑龙江方言分区略说》。这两篇文章虽然都只将站话作为一小部分论及,但可以看作是站话研究的开端,使站话开始进入到更多研究者的视野。贺巍根据古影疑两母开口一二等字今声母的不同,把东北官话分为吉沈、哈阜、黑松三个片(笔者按:黑龙江地区方言主要处于黑松片以及哈阜片北端一小部分)。然后又根据各片的内部差别下分小片。其中,将站话与嫩克、佳富并列划为黑松片的三个方言小片(《中国语言地图集》^①、张志敏《东北官话的分区(稿)》^②也依此划分)。郭正彦则根据古知庄章组字与古精组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1987版。

② 张志敏:《东北官话的分区(稿)》,《方言》2005年第2期。

字的读音情况,将黑龙江方言分为东西两个方言区以及站话和虎林、二屯、太平屯等三个方言岛。两篇文章对于站话分布、语音特征等看法完全一致。在语音上,他们都认为站话与周围方言最主要的区别特征是其阴平声调读作曲折调(调值为423或312);其次,站话中的[Λ uΛ lu iΛu]分别与周围方言的[ɿ uɿ ou iou]相当。即周围方言的[p p^h m f]拼[ɿ]韵,站话都读韵[Λ]韵,如“博_ɿpΛ、婆_ɿp^hΛ”等;[uɿ]韵站话都读[uΛ]韵,如“说_ɿsuΛ、左_ɿtsuΛ”等;[ou]韵站话都读[Λu]韵,如“斗_ɿtΛu、后_ɿxΛu”等;[iou]韵站话都读[iΛu]韵,如“流_ɿliΛu、修_ɿɕiΛu”等。两位先生对文中提到的第二条语音特征,都没有指明调查点为哪一个地区,在后来研究者的站话调查中基本没有得到反映。可见站话的区别特征日渐模糊,各观察点站话面貌也有所不同,这也是站话流变情况较为复杂的一个表现。

2. 最早对站话进行较为全面考察的是游汝杰。他在1988年对肇源县赵家窝棚和泰来县时雨村的站人及站话进行了调查,相关论文发表在1993年《方言》第二期。他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提出站人作为一个独立“民系”有三大标志:祖籍不同、风俗不同、方言不同。并从站人来源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站话方言岛的归属。第二,描写了肇源县和泰来县站话的声韵调系统,并指出只属于站话的语音、词汇等特征。但是,这些特征很多都是黑龙江方言中共有的成分,比如“有[v]声母”“有[ɿ]韵和[uɿ]韵”“古桓韵合口今读[an]韵,没有[u]介音”等。这些特征郭正彦(1986)在讨论黑龙江方言特征时也有提及,比如,“北京的零声母合口呼字,本省(黑龙江省)大都读[v]声母”“北京[p p^h m f]逢[o] (实际音值是[uo])韵,本省大都读[ɿ]韵”^①等。论文中提到的一些站话中的特字“客_ɿtɕ^hie²¹³、街_ɿkai³¹²、浓_ɿnəŋ³⁵”等,其读音也广泛见于黑龙江大部分地区。但文中列出的“去_ɿk^hɿ⁵³上哪_ɿ”,是站话中区别于周围方言的一个显著特征。第三,论文对站话形成、衰颓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封闭的环境与站丁间的单纯联系促成了站话的形成,而站人“改归民籍”后与民户杂居,导致其特征日渐削弱。并进一步从“时代层次上的萎缩”“年龄层次上的萎缩”“地理分布上的萎缩”等方面验证其衰颓的表现。这些讨论将描写与解释相结合,从流变角度对站话行了初步考察,扩展了站话研究的范围。游汝杰的这篇文章首开站话研究先河,此后,站话研究的相关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

3. 对站话进行多角度考察研究的是郭风岚。她在2003年发表的《消失中的科洛站话》一文中,分析了嫩江县科洛站话急遽消变的表现与原因。除外部环境影响等因素外,作者还从民系心理的角度,提到了“该民系内

① 郭正彦:《黑龙江方言分区略说》,《方言》1986年第3期。

普遍存在着显性或隐性的自卑自贬心理”^①，这也导致站人后代不再固守站话，甚至回避说站话，逐渐促成了站话的衰颓。这种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站话衰变的思想，在她2007年发表的《文化缺失与语言的濒危——以站人、站话为例》一文中，进一步概括为“站人社群文化的缺失是导致站话濒危的直接原因”^②。之后，郭风岚在2008年发表的《黑龙江科洛站话记略》一文中，对嫩江科洛站话声、韵、调系统进行描写，大体与游汝杰先生一致，只是韵母少了[øy]绿吕[ux]波婆磨利，^③这两个韵母恰是游汝杰认为肇源站话语音中所特有的成分。这篇文章以嫩江县科洛站话为调查对象，是对之前肇源县、泰来县站话研究的一个补充，为研究黑龙江地区各分布点站话的发展变迁提供了对比资料。此外，郭风岚在《方言》2008年第1期上发表的《黑龙江站话的分布区域与归属》，可以看作是她对站话相关问题研究的一个总结。文章进一步明确黑龙江站话的分布区域，即“从黑龙江西部的肇源茂兴镇蜿蜒北上，经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泰来、富裕、讷河、嫩江到黑河爱辉附近”，指出“站话一直处于黑龙江方言包围之中”，其归属应为黑龙江方言中“一块孤独的方言岛”。^④郭风岚的一系列站话研究文章，对之前的站话研究进一步加以充实，同时以方言同历史文化的关系作为切入点，探讨了站话发展衰颓的原因，从一个新的角度扩展了站话研究的范围。

4. 系统地对站话代表点之一——肇源县茂兴镇站话的语音、词汇面貌进行描写的是2005年出版的《黑龙江站话研究》一书。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科研项目“中国濒危语言方言研究”的成果之一。作者陈立中以肇源县茂兴镇站话作为调查对象，运用描写语言学的方法，展现了茂兴镇站话的基本概貌。本书对于站话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者对于茂兴镇站话特点的描述详细而具体，标志着对站话某一分布点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细致的程度。比如对于韵母特点的描述，除了列举一些成系统的特征外，还将许多个别字的韵母特征加以总结，如“‘虏’在北京话中念¹lu，在站话中念成¹luo”“‘仰’在北京话中念¹ian，在站话中念成¹zan”“‘俊（臻合三稗精）’字在北京话中念¹tsyn，在站话中念¹teuən”“‘啄¹小鸡～米（江开二觉知）’字，在站话白读层次念成¹tau”“‘忒～好（曾开一德）’字在站话中念¹tuei”“‘茴～香（蟹合一灰）’字在站话中念¹xuən”等；二是首次对站话的词法特征加以观察和描述，分别介绍了“子、巴、乎”等三个词缀、“A+‘搭乎’”等四

① 郭风岚：《消变中的科洛站话》，《中国社会科学语言学》2003年第1期。

② 郭风岚：《文化缺失与语言的濒危——以站人、站话为例》，《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夏之卷。

③ 郭风岚：《黑龙江科洛站话记略》，《文化学刊》2008年第2期。

④ 郭风岚：《黑龙江站话的分布区域与归属》，《方言》2008年第1期。

种 AB 式形容词、“BBAA 式”等五种形容词的重叠形式以及介词“匹”等五个方面的语法特征,扩展了站话的研究角度;三是以分类词表的形式收录了五千余条站话词汇,全面展现了茂兴站话的词汇面貌,为站话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展开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材料。但是书中所列举的大多站话特征(如上面所列举的语音特征与词法特征)并没有反映出站话与周围黑龙江方言的差异,说明站话区别特征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展开。

5. 此外,1993 年出版的《黑龙江省志·方言民俗志》中也对肇源县站话的语音、词汇等进行了描写。书中指出的站话和黑龙江东西两区方言的差别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语音差异突出地表现在阴平的调值(调型)上。东西两区阴平调值为 44,而站话为 423。二是在连读变调方面,两个阴平字连读,第一个字变读为 35,第二个字变读为 21。三是站话中读作阳平的字比其他地区多。四是站话声韵配合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1)逢 l 和 i 拼合的音节,站话都读为 l 和 ei 拼合音节;反之,逢 l 和 ei 相拼的字,则有一部分在站话中读为 l 和 i 拼合的音节。(2)逢 l 和 ü 拼合的音节,站话都读为 l 和 uei 拼合的音节,没有例外。此外,书中还在黑龙江方言分类词汇中专门标注出 191 个站话专有词汇。由于编写者本人为生活在黑龙江的学者,因此能够将只属于站话自身的特征(而不是与周边黑龙江方言所共有的特征)提取出来,这一点为站话特征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总的来看,目前站话研究成果较少,尚属起步阶段。研究者主要运用描写语言学的方法,对几个分布点(肇源县茂兴镇、泰来县时雨村、嫩江县科洛村)的站话特征进行了调查与描写,积累了一定的基础材料。同时也从移民历史、社会文化等角度对站话的流变现象进行了初步探讨。

二 目前站话研究中几个相关问题的讨论

在已有的站话研究成果中,对于几个比较关键的问题,还存在一些模糊或是不一致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关于站话的分布区域

据贺巍(1986)与郭正彦(1986),站话主要分布于黑龙江省西部“肇源、肇州、林甸、齐齐哈尔、富裕、讷河、黑河、塔河、呼玛、漠河等”县市站道两侧的带状地带,这一判断是大体根据清代驿站分布做出的。张志敏(2005)在《东北官话的分区(稿)》中沿用这一说法。游汝杰(1993)并没有具体明确站话的分布地点,只是指出:“现代站人的分布并不限于清代驿站,不过大致上还是散居在古驿路的两侧。”郭风岚(2003、2008)通

过实地调查和对文献资料的研究认为,《汉语方言地图集》把站话分布区域大体定为“北起黑龙江省漠河二十五站,中经十七站、新立屯、霍龙门、科洛、富裕等地,南抵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至该县断开后,向南在黑龙江省肇州、肇源境内又有分布”的说法不准确。因为“墨尔根至额尔古纳河口的二十五个驿站受自然环境制约,站丁来源比较单纯,主要为当地少数民族士卒即索伦兵和蒙古骑兵,可以推测站丁间的交际工具可能还不完全是汉语,而中俄雅克萨战役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该驿路使用4年后停用,驿站裁撤,后变为商路”。因此她认为,这段驿路(笔者按,指贺巍、郭正彦所说的黑河以北的呼玛、塔河、漠河等地)“不可能有站话分布”,而且“该段驿路相关的县志上也找不到相应的记载”。这一看法在她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明确,即站话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将军统辖的19驿”,即今天“包括黑龙江肇源、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泰来、齐齐哈尔、富裕、讷河、嫩江、黑河爱辉等县乡镇村”。而其中的齐齐哈尔,在史料、地方志中都未记载历史上曾有“三藩”降卒成规模的到此站作站丁,也没有有关站话的记载^①。因此她最终明确地认定,站话“分布在肇源蜿蜒向北经杜尔伯特、泰来、富裕、讷河、嫩江到黑河爱辉附近”,这一分布区域的描述与其他研究者考察的结果相比大大缩小。之后的陈立中(2005:3)对站话分布区域的判定则采取相对笼统的表述,他认为站话的分布与康熙年间修建的从茂兴到黑河的十九个驿站、从嫩江到漠河的二十五个驿站、雍正五年(1727年)和雍正十三年(1735年)增设的新站、头台等五站以及光绪年间增加的五站“关系密切”。“确切地说,站话就是以上述驿路上清代所设的驿站为中心,大致呈现一种岛链式的分布态势。”陈立中的这一描述似乎过于宽泛,包括了清代黑龙江地区的五十个驿站,这与史料中有明确记载或可根据记载推知的站人、站话分布情况不相符合。

从以上学者的考察可以看出,目前对于站话的分布区域还缺少更为明确和统一的认识。准确把握站话分布区域及其变化,是客观地认识站话与

^① 郭风岚的这一结论不够准确。实际上,近代东北著名报人、方志家魏毓兰(1876—1949),在他的方志笔记《龙城旧闻》中,曾对齐齐哈尔地区驿站及站人的记载:“旧有卜魁站,更有茂兴站,为南行大道,墨尔根站,为北行大道,故统名西站。站丁多云贵人,清兵败吴三桂所俘男女,发遣极边,由山海关内外各站,匀拨来江,充邮卒,当苦差,世为站丁,不与满蒙贵族通婚姻,服劳力作,每站皆垦有闲荒,足以自给。惟旗员来往,供给车马皆不取资,而递送公文,则昼夜星驰,每人日行数百里。戍边之苦,习与性成。庚子以后,始与旗民齿。今则共和平等,已开放为民籍矣。”此外,清人方式济在《龙沙纪略》中也提到,康熙三十年(1691年)在嫩江东岸的齐齐哈尔筑城,卜奎站移至城内,城因站名,仍称卜奎。因此,齐齐哈尔在历史上自然也属站话分布区域。

周围方言的区别特征及进行站话流变研究的首要任务。在分布区域的调查和研究上,应从两个方面加以关注:

一是明确历史上站话的分布情况,这主要通过文献资料的研究加以确定。如前文所说,“站话”具有“特指性”,它专指清代由云贵发配至黑龙江地区充当站丁的吴三桂叛军旧部所说的方言,那么以他们所驻守的各驿站为中心,连接成线并覆盖整条驿路,应该是历史上站话的分布区域。因此,在清代黑龙江地区众多驿路与驿站中,在这一特殊群体及后裔驻守的驿站中发展起来的方言才是站话,站话的分布自然也只与这些驿站密切相关。二是明确现在的站话分布情况,这需要结合实地调查加以确认。许多历史上站话分布的区域,随着站话的衰颓,处于不断萎缩之中,甚至已经没有了站话的踪迹。而有些地区由于经济、地理等因素的制约,站人和站话相对集中。明确分布区域的变化,也是进行站话流变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对于站话历史与现实的分布区域的认知,需要更为细致的考察和研究。

(二) 对站话来源方言的认知

贺巍(1986)根据站人原籍大都是云南人,认为“早期的站话也许是云南话的底子,但从现在的语音系统来看,已看不出和云南话的关系”。郭正彦(1986)认为“站话是北京话、东北话和云南话融合而成的一种方言。但今天云南话的痕迹已消失”。《黑龙江省志·方言民俗志》(1993:29)认为,“站话的基础是云南话”,后来由于受到外来移民的影响,“形成了既不同于云南话,也不同于黑龙江其他地区方言的独具特点的站话”。游汝杰(1993)则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判断,他认为,虽然站人的祖先大多原籍云南,并且在风俗上站人和云南人还有相似之处。但是比较两种方言:“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可以说明今站话的底子是云南官话。站话应该是多种方言混合而成的,不过目前还很难指明它是由哪几种方言混合而成的。”郭风岚(2003)从站人来源地角度笼统地认为,站话“以云贵籍和北方籍士卒的方言为主”,同时还融合着其他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陈立中(2005)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将站话来源概括为:“它以吴三桂旧部所使用的明代后期北方官话为基础,杂有西南地区及关内其他一些地方方言的成分,其后又受到周围‘民人话’的渗透,甚至还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蒙古族、满族等民族语言以及俄语的影响”。

应该说,目前的考察已经勾勒出了站话形成的大体轮廓,即它是在不同时期、多种来源方言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但是,“任何一种方言,不论其历史长短,都是活生生的‘现代人’,而任何一个现代人,既有远古的祖先直至父母亲继承下来的素质和精神,也有生长过程中在外界条件作用下

的后天的变异”。^①因此，站话的面貌既是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其他方言影响的结果，更是对于其来源方言继承的体现。如果没有对站话来源方言的认定和把握，就很难解释清楚站话与其他方言或语言间的渊源关系、亲疏关系，也难以把握站话的特征与流变过程。但已有的站话研究却对来源方言缺少明确的阐释，只是笼统地概括为“由几种方言混合而成”或者“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由于缺少方言间承继关系的考察，使得站话的许多特征没有得到充分地揭示。因此，进一步明确站话的来源方言，才能追本溯源，认识并解释站话的特征与流变。

（三）对站话方言归属的认识

关于站话的方言归属，目前有以下观点：一种是把站话划作东北官话黑松片中的一个方言小片。持这一观点的是贺巍（1986）。他把东北官话分为吉沈、哈阜、黑松三个片。根据各片的内部差异，将黑松片（区域大体覆盖黑龙江省）划分为嫩克、佳富和站话三个小片。（具体见上文）另外一种是对站话不作方言归属的判定，比如郭正彦（1986），他根据黑龙江省方言的内部差别，把黑龙江方言划分为东西两个方言区以及站道两侧呈带状分布的站话和虎林、二屯、太平屯等三个方言岛^②。站话既不划入东西两个方言区，也没有作为方言岛来看待。还有一种是将站话认定为方言岛。比如郭风岚专门撰文谈到站话的归属问题，认为：“站话一直处于黑龙江方言包围之中，为一块孤独的方言岛。”聂志平（2005：5）也曾从语言的特征角度讨论过站话的归属问题。他以林焘（1987）判断方言关系的标准作为依据，即“调值是汉语语音中相当敏感的成分，是一般人从听感上判断两个方言是否相似常用的标准。……在其他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根据调值来确定方言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是比较可靠的”，^③认为站话阴平调的调型、调值与黑龙江方言差别很大，而且含有东北官话中所没有的元音[ʌ]的系列韵母。因此他认为：“把站话看作处于黑龙江方言以及东北官话包围之中的方言岛，可能更合适一些。”^④

站话在方言归属上的不同意见，也反映出站话在形成、发展上的特殊性。比如郭风岚等将站话认定为方言岛的主要依据，是站话“一直处于黑

① 李如龙：《汉语方言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② 虎林话通行于虎林县境内，居民大都于20世纪初从辽宁丹东迁来，因此虎林话是在丹东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二屯话通行于同江市的二屯、三屯一带，老户大都于20世纪初由山东安丘迁来，因此二屯话是在山东安丘话的基础上形成的。太平屯话通行于嘉荫县的太平屯一带，老户大都于20世纪40年代从河北省的东光县和山东省的曹县、泰安等地迁来，因此太平屯话是在这几地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

③ 林焘：《北京官话区的划分》，《方言》1987年第3期。

④ 聂志平：《黑龙江方言词汇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